

冯友兰晚年思想与张载哲学

羊涤生

(清华大学 思想文化研究所, 北京 100084)

摘要:冯友兰先生的思想历程不能简单地概括为自我——失去自我——回归自我,而应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正、反、合三阶段。他晚年的哲学思想,已从“理在事外”转变为“理在事中”,也即从唯心转向唯物,从理学转向气学,从接着程、朱讲转为接着张载讲。

关键词:冯友兰;晚年思想;张载;哲学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32(2003)02-0001-03

张载作为宋明道学的奠基人之一、道学中唯物主义的代表——气学的创始人、关学的鼻祖,其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但一个思想家的真正历史地位还要看其学术思想的生命力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特别是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从当代哲学大师冯友兰晚年思想的变化,我们可以感觉到张载思想的巨大影响。“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张载的时代,距今已近千年,我们可以看到在他身后第一个千年里孕育了像王夫之、黄宗羲这样的大思想家,在已经到来的第二个千年里,仍将有强大的生命力,张载所领的风骚当以千年计。

冯友兰是当代中国屈指可数、名重一时的哲学家。他自觉地摆脱当时把中西哲学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误区,自觉地运用西方近代哲学,主要是西方新实在论理性主义的逻辑分析方法,对中国哲学进行发掘和阐释,并在此基础上融合中西,建构了自己庞大的思想体系。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完成的《中国哲学史》,以及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完成的《贞元六书》,就是其早期的具体成果。这些成果在当时开创了哲学的新局面,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哲学界的重要地位,卓然成为大家。

冯友兰先生多次谈过,他的哲学体系是接着程、朱理学往下讲的,故名之曰:“新理学”。冯先生把前期道学分为三个阶段,二程是肯定,张载是否定,朱熹是肯定之否定。二程由于对“天理”有不同的理解,后来又发展成为理学和心学二派。在后期道学中,朱熹成为肯定,陆、王是否定,王夫之是肯定之否定。王夫之主要是接着张载往下讲的,成为后期道学的高峰。张载和二程都是道学的奠基人,分别代表道学中的三个主要派别。程颢代表心学一派,程颐代表理学一派,张载代表气学一派。心学和理学属唯心主义,气学属唯物主义。朱熹虽然也承认“理未尝离乎气”,

但他又认为理属形而上,气属形而下,“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见《语类》卷一),即从根本上说仍是理先气后,理本气末或理在气外(气也作物)。冯友兰的《新理学》,基本上接受朱熹的观点。

有人把冯先生的思想历程分为三个阶段:自我——失去自我——回归自我。实际上冯先生的思想恐怕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失去和回归自我,而应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正、反、合三阶段。

冯先生晚年的哲学思想已从“理在事外”转变为“理在事中”,也就是说从唯心转向唯物。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香港版名为《中国现代哲学史》)第九章冯友兰篇中说:“‘新理学’作为一个哲学体系,其根本的失误,在于没有分别清楚‘有’与‘存在’的区别……认为共相是‘不存在而有’,同时又承认‘有’也是一种存在。这是新理学的一个大矛盾。”他又说:“实际上,没有不寓于特殊之中的一般,也没有不在气禀之中的义理之性。”所以已非简单的回归自我。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冯先生晚年的哲学思想已从理学转向气学,从接着程、朱讲转为接着张载往下讲。

在建国以后的40多年中,冯友兰的经历是曲折和坎坷的,反映在思想历程上也有许多曲折和反复。到晚年他力求做到“修辞立其诚”,以“斩名关,破利索,俯仰无愧作,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胸怀和气魄写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几个部分。他在第八十一章(最后一章)——的全书“总结”中主要谈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中国哲学史的传统看哲学的性质及其作用;第二个问题是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世界哲学的未来。

二

在第一个问题里,他认为真正的哲学不是初级的科学,不是太上科学,也不是科学,这是它的性质所决定的。真正的哲学对实际无所肯定,如对实际有

收稿日期:2002-09-10

作者简介:羊涤生(1930-),男,江苏常州人,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所肯定就不能称为哲学。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哲学不能增进人们对实际的知识,但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人的最高境界为“自同于大全”也即所谓“天地境界”。人的境界也就是人的素质。冯先生关于哲学的定义基本上是在《贞元六书》中的说法,可以说是一种回归,但并不是简单的重复。黑格尔说过:有时孩子和爷爷可以说同样的话,但内涵可以有很大不同,因为爷爷的话里包含着毕生的经历。对于冯先生关于哲学的定义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境界说却的确是中国传统哲学有别于西方哲学的特点,这也是冯友兰毕生坚持的思想。

冯先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专门引用了张载说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正蒙·大心篇》)和《西铭》中说的“民胞物与”的思想。他认为“大其心”的最高成就,就是“自同于大全”。他还在这一章里一再引用“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地本无心,因为有了人才有心,人在创造历史、文化的时候,也就为天地立心了。“为生民立命”则是为人民寻求安身立命之道,其中也包括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有继往开来,以天下为己任之志。他认为这应该是哲学家共同的追求。“横渠四句”可说是冯先生一生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冯先生在清华工作时住在乙所,学生们戏称为“太乙洞天”,一进门在客厅首先看到的就是“横渠四句”的巨幅对联,事隔已半个世纪,至今犹历历在目。冯先生概括他自己一生从事的工作为“二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又云“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二史”指的是《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撰二史是为了“释今古”,不是为撰而撰。中国学术界从“信古”到“疑古”又发展到“释古”,也不是为“释古”而“释古”,“释古”是为了“释今”。撰二史也就是“阐旧邦”,“阐旧邦”是为了“辅新命”。著“六书”是为了“贞下起元”,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人类的和平与繁荣。“极高明而道中庸”则是指人的精神境界。以上这些都可以说是冯先生对“横渠四句”的终身实践。冯先生在《新原人》自序中说“横渠四句”“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无论其派别为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间,皆有此精神弥漫,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又说“此哲学家所应自许者也”。他以九五高龄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终于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章(八十一章),又再次引用了“横渠四句”,并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作为其最后的结束语。

三

《新编》八十一章中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从中国

哲学的传统看世界哲学的未来。

在这一部分冯先生主要谈到人们对客观辩证法的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矛盾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把斗争放在第一位。而中国古典哲学则是把统一放在第一位。在这一部分他主要引用了张载《正蒙·太和篇》中的两段话:“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冯先生认为“仇必和而解”的对立面,可能是“仇必仇到底”。“仇必和而解”的思想是要维持两个对立面所处的那个统一体。“仇必仇到底”的思想则是破坏那个统一体。任何革命都是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共处的那个统一体,这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底”。那个统一体破坏了,两个对立面也就同归于尽,这也就是张载所说的“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但旧的统一体破坏了,新的统一体又再出现。被统治者也就转化为新统治者。新统治者的任务不是要破坏新的统一体,而是要维护、巩固、发展这个统一体。这样就从“仇必仇到底”的路线转到“仇必和而解”的路线。这是一个大转弯。冯先生认为“现代历史是向着‘仇必和而解’这个方向发展的,但历史发展的过程是曲折的,所需要的时间,必须以世纪计算”。他又说:“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我理解冯先生的这个观点并不是说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任何时间或任何局部再也不需要用“仇必仇到底”的办法来打破旧的统一体了,他只是从总体来说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是朝着“仇必和而解”的方向发展的。

冯先生的这个观点发表后,在中国学术界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论,有的认为他抹煞了“斗争”的主导作用,有的认为他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就总体来说两种辩证法的差异是存在的。相对而言,西方比较强调斗争,比较强调征服自然,比较强调“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的思维方式。而中国历来比较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互补。至今,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所主张的“文明冲突”论,以及中国学者对此的不同看法,仍然反映着这种差异。

但是这种差异也只是就总体来说,西方也不是没有强调和谐的思想,如古希腊时代的大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说过:“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它是以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从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残篇·十》)这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的哲学,但对辩证法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众所周知,马克思主

义辩证法来自黑格尔。关于辩证法中的矛盾规律,黑格尔本来叫对立统一规律,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得到进一步的阐发。列宁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在斯大林谈辩证法的文章里不再提对立的统一了;他说:“辩证法认为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不是表现于各种现象协和的开展,而是表现于各对象或各现象本身固有矛盾的揭露,表现于这些矛盾基础上动作的互相对立趋势的‘斗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后来许多教科书中“对立统一”的规律被“对立面的斗争”所取代,在中国,甚至一度被简单地归结为“斗争哲学”,其产生的背景及造成的后果已为人所共知。建国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是一个新的统一体,本来在路线上应有所转变,但仍过多地强调“路线斗争”、“阶段斗争”,而且认为这种斗争“一抓就灵”,造成了种种失误,至十年浩劫发展到了极致。文革以后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拨乱反正,提出不搞运动,提出“一国两制”解决港、澳、台的问题,提出睦邻政策,提出“永不称霸”正是这种转变的补课,其效果也为人所共知。

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经典作家那里也不是一味强调斗争。恩格斯在分析自然规律时就曾经谈到:“自然界中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包含着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含着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标榜片面的‘斗争’。但是,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幼稚之见。”(《自然辩证法》)

自然界和社会现象虽然有所不同,后者比前者可能更为复杂一些,但是不同的对立面之间既有和谐也有斗争应该是一致的。并非一切矛盾都必须激化,对抗并非矛盾的一切形式;也并非一切统一体都必须不断地被打破,有些统一体是永远无法或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法打破也不必打破的,比如人

与自然的统一体,地球的统一体,两性之间的统一体等等。就整个人类历史来讲,阶级社会毕竟也还只是短暂的一段。在大同社会如何做到“和而不同”,和平统一而又保持各自的民族文化的个性,就尤显重要。在矛盾的一方不必,不该,也不能消灭另一方的情况下,“仇必和而解”是唯一的出路。当今中东问题,科索沃、马其顿问题,南亚问题等均是如此。

在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已日益成为一个整体,故也称为经济全球化。虽有许多人抗议、反对,但这个大趋势大概不可逆转,因为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生产力毕竟是最活跃的因素。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南北矛盾在一段时间里可能不是缩小而是扩大。这是因为游戏规则是一些发达国家所制定的。但是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已将南北的衰荣紧紧联系在一起了。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巨额债务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头疼问题。很难想象发达国家的繁荣能建立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贫困之上,很难想象南北矛盾能靠斗争、征服或一方吃掉一方来解决。如果占世界人口3/4以上的不发达国家日益贫困,发达国家的资金和商品也就找不到市场。世界资源将按经济规律发展的需要不断进行重组,国际资金也终将流向劳动力和人才相对便宜的地区。不仅“仇必和而解”而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道理将愈来愈为更多的人所认识。

冷战虽已结束,但后冷战时代的矛盾依然存在。如果一些超级大国还想以冷战思维来解决矛盾,从而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在科学发展到人类已可自我毁灭几十次的情况下,仍然是十分危险的。“仇必和而解”仍然是唯一的出路,所以汤因比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的中华民族。”(汤因比、池田大作对话:《展望二十一世纪》)所以冯友兰说:“现代历史是向着‘仇必和而解’这个方向发展的……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张载这位可以说是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在21世纪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裴 喆]

Feng Youlan's Later Thought and Zhang Zai's Philosophy

YANG Di - sheng

(Institute of Thought and Cul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course of Feng Youlan cannot oversimplify himself—losing himself—returning himself, it should be affirmation—negation—the negation of negation. Feng Youlan's later thought had changed from “Principle is outside the thing” to “Principle is in the thing”, from idealism to materialism, from the rationalistic New Confucianism to the material force New Confucianism, from continuation of Cheng Yi and Zhu Xi to continuation of Zhang Zai.

Key words: Feng Youlan; the later thought; Zhang Zai; Philosophy